



红人堂·金寰

香泡花开

拉长了时光

院子里的香泡树，花事已盛。星星点点，阵阵奇香，含着甜味，牵着魂魄。香泡树浑身是香，果、枝、叶各有各的一份。

正是暮春时节，外面的世界依然精彩，但终是抵不过这一院小景。我踏实坐下来，香泡树下，细嗅芬芳。

天空很蓝，阳光在香泡树上跳舞，时明时暗，一种幸福的眩晕感，旋转、升腾，像一只蜜蜂钻进了一朵花里。

春风微醉，洁白的花瓣，一片，一片，悄然落在肩上、地上。几句鸟鸣，由远及近，清脆划过，捎走一缕清香。

院子里，还有很多植物，龙虬、红枫、杨梅、金橘、樱桃，它们同样美丽着，招摇着，但我的眼睛里，只有这棵香泡树。

造房子的时候，东边种了棵香泡，西边种了棵樟树。二十多年过去，樟树大了几倍，遮天蔽日，已经修剪过几次；而香泡树似乎还是最初模样，从未有人打理过——其实我也不会施肥、除虫的本事，完全是野生状态。

我的记忆里，香泡树年年开花，月月泛绿，日日挂果。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，任何时候，树上树下都有香泡，它不停地长，不停地落。但我似乎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只香泡突然跳下来的实况。排球大的香泡，如果砸到头上，估计没好果子吃。

我有时妄想，这么多的香泡，如果能吃就更好了。但是，实现这个理想，需要对果树进行嫁接。有个懂行的朋友，自告奋勇，说了不只几遍，终究不见动静。我却不恼不急，让它自然地生长，也挺好。

香泡是有历史和文化的。

古人将香泡树的果实，也就是香椽，视作雅物。明代高濂所著《遵生八笺》中，就曾写到过“香椽盘囊”。其文曰“香椽出时，山斋最要一事，得官哥二窑大盘，或青东磁龙泉盘、古铜青绿旧盘、宣德暗花白盘、苏麻尼青盘、朱砂红盘，以大为妙，每盆置椽廿四头，或十二三者，方足香味，满室清芬。”

《宫女谈往录》也有一段话，大概意思是：太后的寝殿里不愿用各类的香薰，要用香果子的香味来熏殿，免得有不好的气味。这些水果多半是南果子，如佛手、香椽之类。

“岁朝清供”是中国画家爱画的画题，画里画的、实际生活里供的，无非是这几样：天竹果、蜡梅花、水仙。有时为了填补空白，画里加两个香椽。

“椽”谐音圆，取其吉利。而单独以香椽为题的画，可见《清稗类钞》记载：有为富不仁者拿着一纸纨扇，请赵之谦给他作画，赵之谦就画了两棵香椽，并在上面题字：“香了又香，圆了又圆，随缘乐助，画个香椽。”赵之谦巧妙地借助了谐音，讽刺他是假借慈善博取利益的伪善者。

香泡花开，拉长了时光。一只肥猫蹑手蹑脚走过。邻家小儿捡了一个香泡，磕磕碰碰踢着玩。地上，到处是落花、落叶，还有一排累积已久的香泡，我都舍不得打扫干净；头上，是洁白的花，碧绿的叶，金黄的果，像一幅悬挂的剪贴画。

在春日阳光里，一切显得自然安详，芬芳馥郁。



扫描二维码可阅读全文

推荐榜



沈长根

永远的厂堂街12号



大河奔流

这世界那么多可敬的人



俞丹桦

致敬！平凡而伟大的建设者



柴隆

黄鲑：平民恩物，酥脆异香



三耳秀才

立夏，做一个顶天立地的“中国之人”

红人堂·越女茶 有情芍药含春泪

芍药从《诗经》中走来，在唐诗宋词中闪烁着传情达意的光芒，在《牡丹亭》中承载着人生初见的美好。

芍药是中国的爱情花，它的花语是：情有独钟。

春日清晨，闺蜜给我送来了她在自己花园里种的芍药，莹白洁净如雪的花瓣，噙着雨露，分外楚楚动人，“一番风露晓妆新”，忽想起易安居士的诗句。

初识芍药是小时候，在小姑姑画的仕女图里。小姑姑的人生按部就班，青春期的她喜欢画画，那时没有美术培训班，但她无师自通，画什么像什么，闲暇时间总爱拿着笔涂画。

有一天，看小姑姑正在临摹手绢上的仕女图：只见一位古装美女躺在一张石凳上，纷纷扬扬的花瓣飞落一身，连掉在地上的团扇也被埋没了。

“好美呀！”小小的我被图中的场景美醉了，追问小姑姑画面背景里很漂亮的花是不是牡丹花，因为看上去和妈妈送我的那张“簪花仕女图”邮票里那位仕女簪的花很相似。

小姑姑告诉我它叫芍药，一种和牡丹长得相似的花。她还告诉我怎样区分芍药和牡丹：芍药是草本，光鲜稚嫩，一掐就断；而牡丹的茎干是小木棍，虽细，却生长多年很显沧桑。

长大一些读《红楼梦》，才知道小姑姑临摹的是第六十二回中《憨湘云醉眠芍药圃》场景：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，业经香梦沉酣，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，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，手中的扇子在地下，也半被落花埋了……

在无忧无虑的年华里，无忧无虑地在芍药花里睡着，或是无忧无虑描画着芍药花的女孩子，花瓣落满一身、抑或一笔一画沉浸在自己画里的那种美和快乐，是生命里最初的“醉酒”状态。

芍药之风，古时以扬州为最。“广陵芍药”曾与“洛阳牡丹”齐名，“扬州芍药为天下之冠”，在宋代，更是盛极一时。

“念桥边红药，年年知为谁生”。多年前的暮春时节，我也曾游走在瘦西湖畔，芍药和二十四桥交融在一起，构成了我的扬州印象。

花朵是世间最恍如隔世的事物，稍纵即逝，争分夺秒。芍药有个极美的别名：婪尾春。婪尾乃最后之杯，婪尾春就是春天的最后一杯美酒。这是芍药对人的劝慰：春去春来都是自然规律，不必难过。不如就痛快地享受这一刻，饮下春天，就像饮下一杯美酒。

“有情芍药含春泪”，多情的究竟是人，还是芍药？

